

雅志散文丛书

韩少功
散文

海念

海南出版社

雅志散文丛书

韩少功

散文

海念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 04 号

韩少功散文——海念

韩少功 著

社 长 袁大川

责任编辑 洪 声

责任校对 黄春兰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华中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6 月第 2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125

字数：219 千

印数：5000 册

ISBN7-80590-988-1/I·121

定价：13.00 元

目 录

- 胡思乱想 (1)
- 东方的重造 (8)
- 看透与宽容 (11)
- 男性与无性的文学之后 (17)
- 我家养鸡 (22)
- 科学地对待科学 (26)
- 米兰·昆德拉之轻 (30)
- 仍有人仰望星空 (42)
- 布珠寨一日 (52)
- 美不可译 (60)
- 比喻的传统 (69)
- 记忆的价值 (72)
- 灵魂的声音 (75)
- 词语新解 (80)
- 民族的长旅 (84)
- 访法散记 (88)

○平常心，平常文学·····	(104)
○收水费·····	(107)
○空谷足音·····	(114)
○作揖的好处·····	(116)
○多嘴多舌的沉默·····	(120)
○无价之人·····	(124)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	(129)
○即此即彼·····	(134)
○夜行者梦语·····	(139)
○无我之我·····	(150)
○旧笺拾零·····	(153)
○海念·····	(161)
○人之四种·····	(166)
○个狗主义·····	(168)
○性而上的迷失·····	(170)
○那年的高墙·····	(186)
○伪小人·····	(193)
○佛魔一念间·····	(197)
○美国佬彼尔·····	(211)
○重逢·····	(220)
○然后·····	(230)

○笑的遗产.....	(235)
○近观三录.....	(242)
○陆苏州.....	(248)
○安妮之道.....	(251)
○母亲的看.....	(255)
○说小人物.....	(258)
○阳台上的遗憾.....	(261)
○在小说的后台.....	(265)
○致友人书.....	(271)
○4月29日.....	(275)
○心想.....	(277)
○世界.....	(294)
○后记.....	(315)

胡思乱想

有一种“寻根”的意向，但不好说什么“派”。一谈派就有点阵营感、运动感，而真正的文学有点象自言自语，与热热闹闹的事没有多大关系。

赞成“寻根”的作家也是千差万别的，合戴一顶帽子有点别扭。“寻根”也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我们谈了根，也谈了叶子，谈了枝干。是不是要有“叶子派”？“枝干派”？

刘晓波批判中国封建传统的急迫心情和叛逆精神，包括他的某些意见，可以赞同。问题在于，批判东方封建就否定东方文化，那么批判西方封建是否就要否定西方文化？批判宗教对人性的压迫，是否就要把宗教艺术一笔勾销？这样就太简单了。题材后瞻和精神倒退好象也不是一回事。欧州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多是取材于希腊、罗马神话，但很难说那是一场倒退的运动。而且谈文学也不宜用“进步”和“倒退”这样一些词。不懂得功利观和审美观是两种不同的尺度，要求文学附庸于功利，用一种即便是十分现代的功利观，来

统一所有的文学，这本身就不“现代”，与现代多元思维方式相去甚远了。

刘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理性本位”，因此必须彻底抛弃。但我看不出，西方传统文化是如何不“理性本位”的。而且中国的庄禅哲学，从来就涉嫌非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孟为表，以庄禅为里；以孔孟治世，以庄禅修身。庄禅哲学中所包含的相对观念、直觉观念、整体观念，至今是人类思想的一大笔财富。中国人对此知道的不多，西方人能理解的更少，仅有爱因斯坦、莱布尼兹、玻尔、普理高津、海德格尔等学界大智者，才惊叹东方文化的智慧。我们要做的事，是要研究这种智慧在中国近代以来怎样变成了一样空洞无用的精神鸦片，研究庄子怎样变成了鲁迅笔下的阿 Q，进而解决这个问题，使它的负面效应转化为正面效应。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中国出了阿 Q，就连坐庄子，对什么都觉得自惭形秽。

把要求社会政治改革的情绪，扩展为文化上全盘西化的文张，这是一种思维越位，一种走火入魔。说“中国传统文化全是糟粕”这个命题的范围界限在哪里？让十亿中国人都戒中文用西语、禁绝中医独尊西药？我怀疑这不是立论者的本意，他们只是借助偏激来增强自己声音的响亮度而已。我们不必过分认真。

主题可以是思想，是线条的；也可以是情绪，是块面的。当然也可以线面结合，又清晰又朦胧。《爸爸爸》的着眼点是社会历史，是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落，理性和

非理性都成了荒诞，新党和旧党都无力救世。《女女女》的着眼点则是个人行为，是善与恶互为表里，是禁锢与自由的双双变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我希望读者和我一起来自省和自新，建立审美化的人生信仰。但这些主题不是一些定论，几乎是一些因是因非的悖论。因此不仅是读者，我自己也觉得难以把握。

小说应该是一些困境。道家有“齐物论”，佛家有“不起分别”说，也是困境。我有一次说，作者对描写对象的认识过程，在创作中应该是一次成功，也应该是一次失败。于是发现自己迷失了，把读者也引入了一种迷失。但这种迷失是新的寻求的起点和动力。哲学、科学、文学，最终总是发现自己对着一个奇诡难测的悖论。悖论是逻辑和知识的终结，却是情绪和直觉的解放，通向新的逻辑和知识。

无须偏好眼下某种被视为“新潮”风范的晦涩沉闷，有时为了把思想情绪表现得更强烈，不得已牺牲一点明朗，私心也当遗憾。应该尽力做到把故事写得明白。读者读不懂故事，作者应负其责；要是读者读懂了故事却不解其含义，责任在于读者自己，在于读者自己的理解力。若预感到这些含义还有些价值和趣味，那就来一起来自找苦吃吧。当然，很多读者恐怕没有费这种气力的必要，他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干，时间很宝贵。

巫楚文化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以及东南亚的少数民族中间，历史上随着南方民族的屡屡战败、曾经被以孔孟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所吸收，又受其排斥，因此是一种非正统非规范的文化，至今也没有典籍化和学者化，主要蓄藏于民间。这是一种半原始文化，宗教、哲学、科学、文艺还没有充分分

化，理性与非理性基本上混浊一体。屈原写《离骚》、《天问》、《九歌》等等，其中神秘、狂放、奇丽、忧愤深广的创作元素，那种人神合一、时空错杂的特点，就与这种文化的影响有关。这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

一切原始或半原始的文化都是值得作家和艺术家注意的。文学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不是指具体的文学作品，具体作品中总是有理性渗透的；而是指作品中的文学，好比酒中的酒精——这种文化的元素和基质是直觉的。原始或半原始文化是这种直觉思维的某种历史的标本。随着人类进入科学和工业的时代，整个人类精神发生了向理性的倾斜，直觉思维，或者说非理性的思维，被忙忙碌碌的人类排拒了，进入了隐秘的潜意识的领域，在那里沉睡。只有在酒后，在梦中，在疯癫状态下，在幼儿时期，总之在理性薄弱或理性失控的情况下，人们才零零碎碎地捕捉到这种思维的迹象。

古人早就悟到了文学与酒，文学与梦，文学与“痴狂”，文学与“童心”的某种密切关系，但没有深入地探究。列维·布留尔等等研究原始思维，皮亚杰等等研究儿童思维，弗洛伊德等等研究潜意识思维，都有卓著的成果，但没有注意到或没有强调它们与艺术思维的关系。

原始时期就是人类的幼年时期，而幼年时期就是一个人的原始时期。它们并没有消逝，而是潜入了人类现在的潜意识里。在这个意义上，开掘原始或半原始文化，也就是开掘人类的童心和潜意识。这正是艺术要做的事。

人类在科学与工业社会里普遍的惶惑不安，正是基于自我的分裂和偏失。人被条理分割了，变成了某种职业、身份、性别、利益、年龄、观念，因此需要一种逆向的回复和整合。

人在白天看得太清楚了，需要夜晚的朦胧和混沌。人作为成年人太劳苦了，需要重温童年的好梦。艺术就是这样产生的。艺术是对科学的逆向补充。

非理性主义。谈“主义”比较容易简单化，容易造成思维越位。其实也应赞成和提倡理性。问题是过去理性和非理性常常用错了地方。比如说从事常规的经济和科学，是很需要理性的，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万寿无疆”，“在险峰”“追穷寇”什么的，象写诗歌和宗教迷信，很不理性。而那时从事文学艺术却要紧跟党的文件，图解政治理论，弄得很概念化和公式化，毫无非理性思维的一席之地。这叫寒火不清，阴差阳错。

又有人说中国人公共意识太强，习惯于公天下和大一统，私我意识太少，因此得提倡私利主义或个人主义。我对此也有很多疑惑。中国国民中是私利主义太少吗？那种人整人、窝里斗的劲头，那种在公共场所大吵大嚷横冲直撞的现象叫什么主义？问题是私不私、公不公，隐私生活太公共化，公共生活太私我化，也是黑白倒置，阴差阳错。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心理问题不是一个本体的问题，不是一个要批儒家、批理性、批所谓社会意识的问题，而是一个改变结构的问题。

文学中也是这样。经过十年文革，中国作家现在既需要强化理性又需要强化非理性，滋阴也要壮阳。而且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用错地方。

绝对客观的真实大概不会有，这已被物理学证明了。谈

真实的时候应注意层次，用不同的尺度，比如区分一下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真实，这样巴尔扎克和马尔克斯都可以说写得真实，史传和神话都真实。不然就谈不清楚了。写作时有时把陌生的生活熟悉化，有时把熟悉的生活陌生化，变假为真，化真入假。《红楼梦》中“假作真来真亦假”，有“甄”“贾”二公。这都是从另一个层次来谈真假，与文学中的虚假造作无作无关。

文革是灾难，也是一道闪电，使人看清了很多东西。中国新时期作家，都是文革孕生出来的。

伤痕文学的时期已远远过去了。比题材，比胆量，比观念，比技巧的热闹也已经过去或将要过去了，冲锋陷阵和花拳绣腿已不足以为文坛输血了。国内这十年，匆匆补了人家几个世纪的课，现在正面临着一个疲劳期和成熟期。大部分作者将滞留徘徊，有更多的作者会转向通俗文学和纪实文学，有少数作者可能坚持建筑自己的哲学世界和艺术世界，成为审美文学的大手笔。

大众传播，或者说电子文化，将对文学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文字是印刷文化时期的帝王，但现在它的地盘大大收缩了。电子文化更具有全球性、综合性、大众性、快捷性、简约性等等。人们见多识广而一知半解，可能出现一批批速成的观念、速成的技巧、速成的作者和读者。太速成也就可能浅薄，容易速朽。这对文学将亦祸亦福。当然，这不光是文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有一个感觉，人类文化正面临一次根本性的嬗变，一次意义完全不同的文化大革命。电子文化洞开了一个十分刺激十分快活十分危险的精神

空间，也将大大重塑人性的状态。

当然，作为一个具体的作者，也不必为未来算命。文学有点象自言自语。他管不了那么多。

东方的重造

去年，因为写了一篇《文学的根》，我被“商榷”多次了。没料到有这些反响和效果。当时用了“根”这个词，觉得不大合适，同几位朋友商量过，一时又没找到更合适的词。“寻根”，很容易同海外移民作家和流亡作家的“寻根”混同起来。现在其实是各说各的，七嘴八舌，谁也听不清谁。就我自己的理解，所谓寻根就是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

当代中国作家中，中年层受苏俄文学影响较重，象张贤亮，明确提过苏俄文学是最好的文学。蒋子龙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柯切托夫等作家的影响，当然他们有独特的发现和发展。至于青年一层，读书时正是中苏关系交恶，所以受欧美现代文学影响较大，现在二十几岁的，都写得几首朦胧诗，甚至能够以假乱真。对屠格涅夫、契诃夫什么，反而较为陌生和疏远。这两种影响都是好的，意义重大的，可以说，没有这些影响，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今天和明天。但向外国开放吸收以后，光有模仿和横移，是无法与世界对话的。复制品

总比原件要逊色。吃牛肉和猪肉，不是为变成牛和猪，还是要成为人。

现在西方关心东方的文化，其中不乏猎奇者，仍然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我指的是另一种，是科学界，哲学界，艺术界的有识之士。他们研究微观，比方研究“夸克”、“量子”，发现了有与无的动态关系，有相通的一面，于是惊叹庄禅学说中有无互渗互变的观念。笛卡尔，莱布尼兹对中国的八卦太极，也早就十分推崇。经济学界也有同样的动向，世界对日本及亚洲“四小霸”的经济起飞刮目相看，提出儒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认为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以调节人际关系为主要内容，有很大的潜力和前景，不同于西方以物为中心的管理。

各个领域，都展现出东方文化重新活跃的势头，但我们自己倒不太注意。象湘西的蜡染布，在美国的高级沙龙里很时髦，湘西的锦袋，北京上海的姑娘背得很起劲，但湘西人自己不怎么喜欢。我们一去，那里的青年吹木叶，不吹苗歌，吹港台流行曲。

东方文化自然有很落后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这种优势，现在想说清为时过早。但可以描述出几个模糊的座标。比方说，思维方式的直觉方法。东方的思维传统是综合，是整体把握，是直接面对客体的感觉经验，庄子的文章就是对世界直觉的也可以说是形象的把握。这不同于西方式的条理分割和逻辑抽象。西医以解剖学为基础，西药以化学分析为基础，中医中药则把人体看成整体，讲究综合调理，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这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还有思维的相对方法，以前叫作东方朴素的辩证法。所谓因是因非，有无齐观，物我一体，这些在庄禅学说中特别明显。《黄帝内经》中谈阴阳，也不是说谁优谁劣，绝对判定，而是因时因地进行具体辩证，从而发展成为一套阴阳相对的宇宙模型。这种思维如果离开科学基础，当然就成了玄说，鬼话。日本的中医不是这样，既从西方引进了化学分析，又发挥中医之长，这就是很聪明的做法。

至于审美形态方面，朱光潜，闻一多，李泽厚都说过很多，认为东方偏重于主观情致说。说楚文化的特点是浪漫主义，其实就承认它是主观表现型的。又如中国书法，写什么字，什么内容是无关紧要的，而是讲究情致心态的流露，推崇创作主体的风骨和气韵。中国的现代小说，基本上是从西方舶来，很长一段与中国这个审美传统还有“隔”，重情节，轻意绪；重物象，轻心态；重客观题材多样化，轻主观风格多样化。

当然，观念更新并不是一切，思维和审美的灵魂还是大德大智。现在是东方精神文明的重建时期。我们不光看到建设小康社会的这十几年，还要为更远的目标，建树一种东方的新人格，新心态，新精神，新思维和审美的体系，影响社会意识和社会潜意识，为中华民族的雪耻和强大作出贡献。这或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东方精神文明所具有的博大真诚与智慧应该是施及一切包纳一切的，当然也应投注于当前艰难卓绝的改革事业。对社会改造有直接功利的作品，我觉得我们应该欢迎和鼓励，现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可以让人写西医式的作品，也可以让人写中医式的作品。我写过西医式的，也在写中医式的。目的是一个，养身治病。

看透与宽容

谢谢你认真地阅读了我的小说，并不辞劳累地写下这些字来。文字是理性的产物。你运用文字，实际上就已经把感觉筛滤了，分解了。这样你训练了自己的理性，却损耗了自己的不少感觉。因此我不得不费力来译解你这些字，来揣度你内心中那些情绪化了的意思。

揣度别人是很困难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甚至揣度自己也未见得容易多少。《女女女》写过这么久了，尽管我现在能尽力回忆当时写作的心境，但时过境迁，当时的心境是绝对不可能再完整准确地重现了。因此作者的回顾，事后的创作谈，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实际创作情状复合，是并非不值得怀疑的。人不能把脚两次伸进同一的流水里。任何心理活动，任何创作，也许都具有“一次性”。

还是来谈点别的吧。

你提到的禅宗，东方神秘主义等等。我知道，在现在一些文学圈子里，谈佛谈道谈神秘之类是颇为时髦的。我并不认为研究宗教——这一份灿烂丰厚的文化遗产——对于作者